

这是一部可以与世界文学对话、堪称伟大的巨著
这是让我们端坐静穆乃至于匍匐倾听的神圣之乐

Love
Power
Passion
Humanity
Tragic Epic

贝拉 著
BEI LA

魔咒钢琴

A Jewish Piano

上海人民出版社

这是一部可以与世界文学对话、堪称伟大的巨著
这是让我们端坐静穆乃至于匍匐倾听的神圣之乐

Love
Power
Passion
Humanity
Tragic Epic

贝拉 著
BEI LA

魔咒钢琴

A Jewish Piano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咒钢琴/贝拉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208 - 06953 - 4

I. 魔... II. 贝...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8284 号

责任编辑 杨柏伟

美术编辑 杨德鸿

技术编辑 伍贻晴

封面设计 徐春峰

魔 咒 钢 琴

贝 拉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9.25 插页 4 字数 273,000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100

ISBN 978 - 7 - 208 - 06953 - 4/I.410

定价 28.00 元



作者介绍：

贝拉（本名沈镭） 旅外浪漫主义女作家。生于上海。早年留日，浸染于东洋乐海光影；后远游世界，饱览天下名胜奇观；今居北美，回归于湖光海岛。通琴棋书画、晓数国语言。已出版《911生死婚礼》《贝拉神秘园》《伤感的卡萨布兰卡》等多部书，《魔咒钢琴》为其标志性著作。贝拉作品不仅同时在港台出版发行繁体字版，更被翻译成英、法、日、印度等多国语言。

被主流媒体誉为“新浪漫主义文化代言人”的贝拉，已多次成为各刊物封面人物，其作品广受海内外学界及读者的推崇与追捧。贝拉文学网（www.beila.net）已成为广大文学爱好者的精神乐园。





谨以此书献给我亲爱的妈妈和我的母
亲河——黄浦江

——贝拉



导读：

那一双奏响《魔咒钢琴》的圣手

安波舜

自策划出版了《狼图腾》之后，再没有读到一部能予以我强大精神震撼和力量的好文本，直到《魔咒钢琴》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看得热泪盈眶，激动万分，作为一个几十年来、几乎天天都在看稿和看书的资深文学编辑与出版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所看过的当代纯文学作品里可以找出几部非常优秀的文本，但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一部如此撼动人心、堪称伟大的、可以与世界文学对话的杰作；那一双奏响了《魔咒钢琴》的圣手已奏响了中国当代文本中最动人心弦的一个乐章。

这是一部音乐与宗教的世纪绝唱，重现了二战时期上海犹太人的苦难命运；这也是一部惊心动魄的民族画卷，雕刻了不同种族间包容和博爱的盛大场面；这更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大悲情史诗，谱写了波兰钢琴家与中国红色恋人的爱情交响……海外浪漫主义作家贝拉历时三年的潜心创作，为她的故乡上海奉献了一个如此感动世界、让人惊叹的小说！

我们常说上帝与我们同在。而事实上，当一个国家、民族或者个人面临灾难、疾病、战争和痛苦的时候，上帝经常缺席，或者说不在场，迫使我们人类要独自承担所有的痛苦和不公平。那时候，我们能够做什么？做什么才能够使我们有尊严地活下去？本书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答案：我们只有学会宽容和爱，才能度过动荡不安的年代。



才华横溢的波兰钢琴家亚当是个忧郁的犹太青年,假如不是因为纳粹的排犹,不会在 1938 年逃亡到列宁格勒;假如有一个和平的家,留苏的中国红军遗孤李梅就不会在苏德战争的前夕,与亚当相遇。他们像两朵漂泊在异乡的云,没有任何的征兆,便在音乐的殿堂里悄悄地相爱了。他们共同创作了四手联奏的《降 D 大调第八号浪漫曲》,一个怀念祖国田园承袭舒曼和肖邦的激情,一个柔情缠绵骨子里燃烧的是中国古典。他们渴望爱情像两只自由的鸟、两朵相拥的云、两棵连枝的树、两株并挽的草。然而德军发动了“巴巴罗萨”的战争,大批的流亡犹太人再一次面临寻找家园的选择,几乎全世界的国家都向犹太人关上了大门。这时,一个关于中国的上海是犹太人的“诺亚方舟”的传说,使亚当和李梅同时被卷入逃亡远东的洪流。到达上海后,亚当和大批的犹太人先进难民营,后被圈入日本占领军类似集中营的虹口区犹太人“隔离区”。李梅因为是红军的遗孤,迅速进入苏北新四军抗日根据地。战争使他们的爱情只能在一次次的生死离别的眺望中,向上帝祷告。尴尬的是,李梅在新四军的根据地生下了一个混血儿,于是,在不幸中孕育出万幸的涟漪。种族、文化、宗教和爱情的冲突,在占领区的上海和根据地的苏北同时展开。

那是一个匪夷所思的苦难时代,生出现代人难于想象的悲惨生活。

面临战争、屠杀、饥饿和病痛,笃信上帝、与上帝有十戒之约的犹太人,小部分人加入了抗战的行列,大部分人都陷入了等待上帝的无限茫然之中。倒是同样在苦难中挣扎的中国人,敞开心怀接纳了他们。在善良的中国人看来,这些蓝眼睛黄头发的犹太人,犹如落难的王子公主,尤其令人同情。况且,中国人的文化中,从来就没有种族歧视的遗传因子。于是,绝望中的犹太人得到了上海市民的冒险援助,通过各种方式为他们偷运食品和药品,许多犹太人因此而保存了生命。李梅是这项冒险援助计划的策划人和实施者,亚当和他的族群教民心存感激。在 1945 年 7 月盟军轰炸日军仓库和电台时,误炸了虹口的犹太人隔离区和中国难民区,大火烧掉了隔离犹太人和上海难民的围墙,于是,两个种族的人们终于融合,却是在十里长街的火焰和废墟中,抢救和被抢救,上演了一曲感动几代人的世纪悲歌。

抗日战争结束,国内战争又开始,亚当和李梅又错过了约会的时间和地



点。当新中国成立,又因种种错失和政治的原因,亚当和李梅总是咫尺难见,一次次失之交臂,惟有他们钟爱的音乐传达着他们无尽的思念和守望,他们默默期待在天堂里相见……

这部著作是围绕着一架 1858 年在纽约出产的黑钢琴故事展开的,这架从美国飘洋过海到了新西兰的钢琴,又辗转到了流亡俄罗斯的波兰犹太裔钢琴家亚当·乌里扬茨基手里,之后,钢琴随着主人从列宁格勒一路漂泊到了上海……包括李梅在内的每位钢琴女主人都是因为错失了她们的爱人嵌在琴板里的纸条,而酿成了生命和爱情的大悲剧……

小说中除了这架苦难的“魔咒黑钢琴”外,还有一个亮点,就是象征着爱与信仰之光的那枚纯金制成的钮扣。在大逃亡岁月,犹太人习惯将黄金打成一粒粒衣服上的钮扣或鞋钉,涂上颜色,到需要时,取下一颗去兑换现金。亚当将自己最后一颗金钮扣留给了襁褓中的孩子……后来,这枚金钮扣成了“亚当二世”在寻找犹太精神家园路上的一盏明灯……当他从地中海出发的货轮在海上漂泊了近一个月,即将到达大西洋彼岸的纽约时,在黑暗舱中已奄奄一息的他,手中紧紧抓着的的就是这枚金钮扣,他用尽了全部的力将它举到自己眼前,在光亮中,他仿佛看到了父亲亚当朝他走来……

战争的苦难、诗性的思想、神圣的信仰、悲剧的力量、人性的光辉、艺术想象的穿透力、虚无决绝的浪漫情怀,这些元素在这部作品中都深深沉淀,从而达到了在人类共通的精神层面上与全球读者共鸣、与世界文学对话。这是全球化、人类化经典写作的典范,骨子里是传统的浪漫主义情怀,是人类的大痛大爱,它属于上海的辉煌历史和犹太人苦难的记忆,更属于这个世界。一些看过此书稿的学者与我的观点不谋而合,就是《魔咒钢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惟一可以媲美欧美文学名著的一部杰作,我这么说也许会引来争议,但我们可以让时间和事实来证明它;就如 4 年前清华大学外语系博导王宁教授在评价《911 生死婚礼》时说过这么一段话——“几乎没有哪位当代中国作家能像贝拉那样如此地关注人类共同的灾难并对人的心理世界予以了如此深刻的洞察和揭示。她属于新一代浪漫主义作家,以自己柔弱的声音和强有力的文学力量来呼唤人间真诚的爱。”如果当初还有人王宁、叶舒宪、王一川等一些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界的领军人物对贝拉作品的高度评价提出异议的话,那



么今天,我们在《魔咒钢琴》面前,在对灵魂的敬畏中,我们只能肃然起敬!因为这是让我们端坐静穆乃至匍匐倾听的神圣之乐!

从当年冰心《爱的哲学》到贝拉一次次用文学的方式诠释了“爱的宗教”,两位不同年代却同样留学海外的浪漫主义女作家都把爱提到至高无上的终极意义上了,这是何其神圣、何等庄严!人世间除了爱的宗教外,还有什么更崇高的宗教呢?

这部作品让崛起的中国向世界发出了这样一个信息: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抑或将来,汉文化熏陶下的华夏子民,是热爱和平的人道民族,有足够的胸怀和气度,融合不同的文化和文明,走向大同与和谐。面对今日世界之忧患,由于文明的冲突和宗教的不可调和,中东正在燃烧着仇恨的怒火,那么我们这部作品的现实意义是:曾经发生在二战时期中国上海的宽容和爱,跨民族、跨文化的完美和谐,为什么不能够成为当今世界和平的范例?

贝拉小说中对钢琴音乐曼妙的艺术感觉,对犹太钢琴王子亚当敏感脆弱的心理描写,对激情细节的挥洒和铺陈,对人物悲欢离合的感人写照都已达到非常高超的艺术水准;更主要的是:她的文字、她的故事都传递着一种强大的力量,博爱的人文关怀、对苦难的深切怜悯、对尊严、人格的肃然起敬;孜孜以求的是一种珍藏人间的乌托邦式的永恒的爱,超越了国家或民族、性别或种族、肤色或语言以及意识形态或宗教信仰之间的障碍。这些,才是真正让人震撼无比的东西。如文学评论家白桦所言:“《魔咒钢琴》显然称得上是高雅层面的文学力构。我以为,这对于贝拉的创作而言,已具有标志性意义,并从这一难能的超越中生发出新的感想:贝拉是一个拥有博爱情怀和神圣信仰的作家,所以一切皆有可能,贝拉大可期待!”

我尊重贝拉的选择,让这部由她这位海外上海作家写上海的作品在上海出版,因为它属于上海。

这部赚人热泪的上海故事必将走向世界的每个角落。

2007年1月18日于北京王府别墅

“我们犹太《圣经》上说，拯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整个世界，我想说上海就像拯救了宇宙一样。”

——大屠杀幸存者罗莎



引子

故事发生在上海,此刻是 1999 年 12 月。

这是一幢青灰色的、临近黄浦江的老式公寓楼,坐落在北京东路和四川中路交界处,从家里的窗口望出去,掠过蚂蚁般的人群,可以斜斜地看到苏州河水的流动。

自我有记忆以来,祖母就一直住在这里。

祖母家不算大,走廊的左侧是一个不到 13 平米的小房间,右侧是一间套房,约 50 平米,但因为是英国式的老公寓楼,天花板特别高,隔音设备相当好;家里的陈设简单,却摆放着一架很大的三角钢琴,黑色的钢琴横卧在白墙的一角,占据了很大的空间,在暮色里,它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跨世纪老人。

这是一架看起来非常有气势的古典钢琴,如果掀开琴盖,可以在钢板上看到刻着的“1858 年,纽约”字样,再将木柱托起琴盖,它立刻就像一只欲展翅飞翔的巨大雄鹰,这架横度足有 7 尺的三角钢琴应该算演奏琴了,为一般家庭所鲜见。

由于年代久远,黑色的表层油漆已有些剥落,钢板和钢线都已呈暗灰色,木板上更是积满了尘埃。

只有在弹奏这架钢琴的时候,才会领悟到它的非凡,每一个黑白琴键都具有磁性的力量,只要一踩脚踏板,那宏大的音量简直可以穿透整幢大楼……

这些年来,我的眼前不断重复的是这样一幕情景:在钢琴的对角,一张轮椅上,常常有一双布满皱纹的眼睛,深深地,深深地凝视着它……然后,她的



轮椅静静地滑向它，瘦小的身躯深陷在轮椅中，身上裹着蓝黑方格的俄罗斯毛毯。尽管她的手苍白无力，但还是会使劲地推开琴凳，将轮椅稍稍摇高，就迫不及待地用自己的手指在琴键上奏出一串串琶音，弹着弹着，她的目光就会呆呆地落在墙上的那张大照片上。

那其实不是照片，而是海报，是一位叫亚当·乌里扬茨基的美国音乐家在1979年年末，率纽约爱乐交响乐团来沪演出时的宣传海报。

照片上的亚当，看上去70岁的样子。他身穿乐团指挥那长款的黑色燕尾服，左胸口上别着一枚金色的扣子，手臂弧形地抬起，卷曲而散乱的头型偏向一侧，那双迷蒙而陶醉的眼睛，执拗地望向指挥棒上那一点金属的光亮。仿佛那一点光亮里，有圣母的温暖和儿时的梦想。是用无数个华彩音符凝结出来的星光。

当她痴痴地望着他时，琴声就戛然而止，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仿佛她身处的世界都消失了，她的手弯曲地搁在琴键上，她的眼中闪烁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光彩，尽管那样的光彩很快就被泪水覆盖了，她从不用手把脸上的泪水拭去，她甚至总是克制着不让自己的泪水流到脸上……

这就是我的奶奶李梅，一位把钢琴当成情人的老太太。

奶奶已经80出头了，她的身体日渐羸弱，每天——不——有时几天才有几个小时的清醒时光。大多数的时间里，奶奶都是在极度衰弱的昏睡中，靠着输液和护士的精心照料，维系着生命。

但每当奶奶神志清醒时，就会要求起身下床。坐在轮椅上的她总爱一丝不苟地梳理着自己的头发，节假日里还会让保姆给自己的唇涂上淡淡的红，打扮得十分精神，仿佛随时都要去赴一个约会似的。

是的，她的生命一直在等待一次重大的赴约，她一直在为这个约会做准备；奶奶是个一丝不苟的老人，连轮椅边上毛毯的边角，每次也要被她收到轮椅的里面。

奶奶眼角的皱纹排列得整整齐齐，像寂寞的五线谱，只有偶尔笑的时候，才能看到那飞扬的音符。

今天清晨起床，天气格外的温暖，奶奶也特别清醒，她坐在床沿上，把一条很大的四角围巾铺在最下面，然后把衣物一件件整整齐齐地叠上去，除了



她最喜欢的衣服、围巾外还有几十年来从没离过身的物品，譬如几件首饰、几封用俄语写的信和一些已发黄的老照片；她把围巾的对角两端系成一个结，另两端也系一个结，打成一个包裹放在枕头旁，好像要去什么地方远行。

“奶奶，你想去哪儿？我陪你去。”

“我想出门一次，去很远的地方。”她说。

“到底是什么地方呢？”

“那个地方。”奶奶的声音轻柔得像丝弦的尾音，脸上呈现一种少女般的羞怯，她用瘦骨嶙峋的右手指了指北去的方向，她的手指呈弯曲的形状，关节处突出，这是她弹了大半世纪的琴的后遗症。

我不敢看奶奶深陷的眼窝，只是默默地将她那冰凉的手握在我手中。

“奶奶，我知道了，不就是列宁格勒吗？如今它叫圣彼得堡（Saint Petersburg）了。”

奶奶的眼睛在听到列宁格勒的那一瞬间亮了一下。

“奶奶，我们一起去外滩看看！等你身体好点，我真的带你重游圣彼得堡。”

“等等，孩子。”她用手势示意让我把她推到一面穿衣镜前。

她在镜前理了理头发，并自言自语道：“我真不敢照镜子，怎么成这样了，还好亚当没有看到这个鬼模样。”

近年来，“亚当”这个名字，奶奶提得越来越频繁了。

黄浦江的江面上，响起了游船的汽笛声，我推着奶奶的轮椅上了甲板。随着游轮渐渐离开码头，奶奶的脸上突然出现了少有的兴奋，她的双眼眺望远处，神情激动，用俄语轻轻地发出一串音“伏尔加河……列宁格勒……”

是啊，对于这样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一幕幕往事都像烧焦的陈年拷贝，断断续续地闪现在她的脑海里。

“奶奶，我说过，等你身体好一点，我就带你到最难忘的地方去，放心吧。”我哄着奶奶说。

“可是，我却再也见不到亚当了……”说这话的时候，奶奶的脸上闪过一种无奈和凄婉的表情。

那天晚上，奶奶又让我将她的轮椅推到了钢琴前，但她却没有弹琴，而是



呆呆地坐着。

“孩子，一切，都是因为这架钢琴。”奶奶说，“我的日子不多了，贝，让我告诉你关于这架黑钢琴的故事。我和亚当，还有一些人，这琴，注定了那一切命运。”

“奶奶，你说什么呀，是不是犯老糊涂了，你的日子还很多很多啊，我们不是要去列宁格勒吗？关于这琴，嘻嘻，我早就猜测出来了，一定是记载了你和亚当当年的浪漫故事，奶奶，别再想这些了，你身体好比什么都重要啊！”我走到奶奶身边，蹲下来，看着她的眼睛。

奶奶笑笑，满脸的皱纹像盛开的花朵。木讷，羸弱，糊里糊涂的奶奶突然像回光返照，恢复了她自信而敏锐的笑容，着实吓了我一跳。我小心翼翼地靠近奶奶，奶奶意味深长地说：“我今天不糊涂，我很清醒。听我说，我的孩子，一切都是因为这架钢琴。这是个秘密，是的，秘密。”奶奶努力地把干瘪的嘴唇凑近我的耳边，小声说：“你听完了，就知道奶奶一辈子在和一個魔咒打交道……”

我悚然一惊。

奶奶微闭着眼睛，喘息着：“如今都不能不相信，那真是一个命运的定数……”



1

1858年，在纽约，有一位英裔美国牧师，名叫罗伯特·琼斯，他从一位当地著名的钢琴制作师那儿买下了这架钢琴送给新婚太太琼，他们度过了三年幸福恩爱的时光。琼，一个酷爱弹琴的年轻女子，自然对这架钢琴爱不释手，只要一有时间她就会弹琴，而且每天都将钢琴擦得锃亮，她常常把黑亮的钢琴盖当作梳妆镜，从里面窥探自己的美丽。

有一天她和丈夫出席一场夜宴，归家已是午夜，她没有立刻随丈夫进卧室休息，而是一个人来到客厅，坐到了钢琴前。当然，夜已深，她没弹琴，但那黑白的琴键却在她的中心一起一伏地弹奏了起来——她感到心中有一团热烈的火焰在燃烧，是的，她无法忘记在晚宴上邂逅的那双男人的眼睛。他是一个艺术品的鉴赏师，有一双灼热的、足以融化人的目光，尤其是他高雅非凡的气质，迷人的举止，络腮胡子，深深吸引着她。她的芳心大乱……

这位身为钢琴老师的琼也是一个基督徒，每个礼拜天，她都在自己丈夫当牧师的教会里为前来做礼拜的、唱圣歌的教民担任钢琴伴奏。

但有一次，她的琴弹得三心二意，老出差错，虽然被众人响亮的歌声掩盖了，但她的牧师丈夫还是听出了她凌乱的心音。

她在家尽量克制着自己心中强烈的情感，她也努力以宗教的信仰来战胜自己的胡思乱想。但是，也许那个男人注定是她命中该相遇的人，没几天，她竟然在一个街角碰上他；他们都停下了脚步，互相望着，他们都在对方的眼睛和憔悴的脸上，读到了彼此苦苦的思念和饥渴的欲望。于是，他们突然忘情地热吻起来，迫不及待地相拥着走进了附近的酒店，他们在缠绵的欢爱中写